

# 安大简《邦风·秦风·终南》解析

子居

<http://www.xianqin.tk/2020/10/09/1081/>

中国先秦史网站 2020年10月9日

关于《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一）》所收《蒹葭》篇，整理者在说明部分言：“简本《终南》二章，章六句，与《毛诗》同。”<sup>1</sup>此诗毛传言：“戒襄公也。能取周地，始为诸侯，受显服，大夫美之，故作是诗以戒劝之。”所说明显不确，受天子赐不在宗庙朝堂，却远行至终南山，显然不合礼制。明代姚舜牧《诗经疑问》卷三：“此必秦君巡游于终南，故为此诗。终南于秦为望山，然非人君之所宜至也。秦君之至止，或亦假巡狩之名以愚民，民故相称颂以登歌耳。自此滥觞后世，遂有登封泰山，称遇有老父连呼万岁者三，或亦‘寿考不忘’之遗事欤？”即不从《毛序》，而认为是“秦君巡游于终南”。明代季本《诗说解颐》卷十一“终南”：“经旨曰：贤者因国君亲来见己，故作此诗以美之。”则是以为《终南》为秦君访贤诗。明代何楷《诗经世本古义》卷十九：“终南，秦人美文公也。始得岐周之地，国人矜而祝之。按《史记·秦本纪》云：「秦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曰：‘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与誓，封爵之。襄公于是始国，与诸侯通使聘享之礼。十二

---

<sup>1</sup> 《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一）》第108页，上海：中西书局；2019年8月。

年，伐戎至岐，卒。生文公，文公十六年以兵伐戎，戎败走，于是文公遂收周余民有之，地至岐，岐以东献之周。」以《竹书》考之，事在平王十八年。襄公虽受岐西之赐于周，而未能有其地，至文公始大败戎师而后取之。此诗以终南入咏，当在文公时。孔颖达云：《本纪》谓文公收周地至岐，岐以东献之周。按终南之山在岐之东南，则亦得岐东非惟自岐以西也。”则是以《终南》为秦文公时诗，清代吴懋清《毛诗复古录》卷四：“至秦音之作，初殷整甲以龙门西河为都，后迁河东蒲阪之负阳山，犹思其故处，实始作为西音。辛伯长公亦继是音，以处西山，至秦穆乃取以为风，实始作为西音。鲁工歌《秦》，季札曰：‘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谓秦音近九夏之音。奏《九夏》，用一人发唱，三人接其声长言咏叹之，其音畅满则合西周《雅》《颂》之音矣。见《纪年》及《吕氏春秋》，因定《秦风》为穆公时诗。”《吕氏春秋·音初》所说“秦缪公取风焉，实始作为秦音。”只能说明《秦风》主体多是秦穆公时的诗歌，而不能说明《秦风》始于穆公且终于穆公，所以《毛诗复古录》对《秦风》的判断总体可从，但具体诗仍要具体分析。《终南》之前的《驷驥》、《小戎》、《蒹葭》确实最可能为秦穆公时诗，此点笔者《安大简〈邦风·秦风·驷驥（四牡）〉解析》<sup>2</sup>、《安大简〈邦风·秦风·小戎〉解析》<sup>3</sup>、《安大简〈邦风·秦风·蒹葭〉解析》<sup>4</sup>已有分析，《终南》之后的《黄鸟》则古今无异辞为三良殉秦穆公诗，故在《驷驥》、《小戎》、《蒹葭》

---

<sup>2</sup> 中国先秦史网站：<http://www.xianqin.tk/2020/08/24/1059/>，2020年8月24日。

<sup>3</sup> 中国先秦史网站：<http://www.xianqin.tk/2020/09/09/1064/>，2020年9月9日。

<sup>4</sup> 中国先秦史网站：<http://www.xianqin.tk/2020/09/24/1072/>，2020年9月24日。

之后且在《黄鸟》之前的《终南》诗自然也最可能是秦穆公时诗。《终南》诗末句明言“寿考不忘”，所以《终南》诗很可能当是秦臣在终南山下为秦穆公祝寿之诗。《礼记·曲礼》：“四十曰强，而仕。五十曰艾，服官政。”郑玄注：“艾，老也。”是先秦以五十为老，一般的祝寿无由特别收入《秦风》，故《终南》很可能所祝即秦穆公五十岁寿辰，据《史记·秦本纪》：“成公立四年卒。子七人，莫立，立其弟繆公。繆公任好元年，自将伐茅津，胜之。四年，迎妇于晋，晋太子申生姊也。”由此不难判断秦穆公即位时约在二十岁上下，是其五十岁寿辰已近于在位末年，约在公元前 629 年至公元前 621 年之间，所以《终南》一诗的成文时间当即在此时间范围内。以此则《毛诗复古录》卷四所言“穆公时兵力最强，晋之公子、世卿多往朝焉，借以定其位，因作此为燕飨公子之乐歌。”虽然定诗世在穆公时大致不误，但所说诗旨则全不可取。

### 【宽式释文】

终南何有？有柚有某。君子至之，锦衣狐裘。颜如渥脂，其君也哉。  
终南何有，有杞有棠。君子至之，綈衣绣裳。佩玉沕沕，寿考不忘。

### 【释文解析】

𡗗(終)南可(何)又= (有, 有)[一]柚又(有)某(梅)[二]。

整理者注〔一〕：“𡗗南可又=：《毛诗》作「终南何有」。「𡗗」，「终」之初文。「可」，读为「何」。「又」下有重文符号，下「又」字

属下读。「又」「有」谐声可通。”<sup>5</sup>南山是长寿象征，《诗经·小雅·天保》：“如南山之寿，不騫不崩。”即可证，终南山尤其存在与仙人、长寿有关的传说，如《初学记》卷五引《辛氏三秦记》云：“其山从长安向西，可二百里。中有石室、灵芝。常有一道士，不食五谷，自言太一之精，斋洁乃得见之。而所居地名曰地肺，可避洪水。相传云上有水神，人乘船行，追之不及，犹见有故漆船者。秦时四皓亦隐于此山。”又同卷引《福地记》曰：“终南太一山在长安西南五十里，左右四十里内皆福地。”同卷引班固《终南山赋》：“彭祖宅以蝉蜕，安期飧以延年。唯至德之为美，我皇应福以来臻。扫神坛以告诫，荐珍馨以祈仙。嗟兹介福，永钟亿年。”宋代寇宗奭《本草衍义·千岁藟》：“终南山有旱藕，饵之延年，状类葛粉。”元代赵道一《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三“萧史”：“萧受姓于殷，至周宣王时，有萧钦者，妻王氏，皆富，好道，老君曾降其家，以宣王十七年五月五日生，即萧仙也。生而不事家业，游终南山，遇异人授长生术，且教以吹箫。”所以《秦风·终南》以终南山起兴，就是在以诗祝寿。

整理者注〔二〕：“又柚又某：《毛诗》作「有条有梅」。《说文·木部》：「柚，条也，似橙而酢。」上古音「柚」属余纽幽部，「条」属定纽幽部，音同可通。「攸」「由」二声系字可通（参《古字通假会典》第七一八页）。此处本当作「柚」，与下文「梅」正相对。汉石经作「槁」，毛传：「条，槁。」「某」，「楛」之本字，即「梅」之初文。”<sup>6</sup>《毛诗》

<sup>5</sup> 《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一）》第108页，上海：中西书局；2019年8月。

<sup>6</sup> 《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一）》第108页，上海：中西书局；2019年8月。

的“条”字，《毛传》言：“条，栲。”《释文》：“本又作櫟，音同，栲也。栲，吐刀反，山榎也。”而由安大简整理者注文来看，整理者是以安大简“柚”为原字，《毛诗》的“条”为借字，且认为安大简《终南》的“柚”就是现在的柚子。以《毛诗》的“条”当读为“柚”的观点宋代已见，如《太平御览》卷九七三“柚”条：“《毛诗·车辚》曰：终南何有，有条有梅。”虽然篇名有误，但显然是以《终南》的“条”为“柚”，又宋代王质《诗总闻》卷六：“总闻曰：陆氏以条为栲，柚也；以梅为栲，荆曰栲，杨曰梅。柚渡淮成枳，梅成杏。今终南之所生，有条有梅而材实皆成，此终南被美化也。终南有此无此，固未可知，要不必及此也。”但以《终南》的“条”为“柚”之说于明清学人已多有所辨，如明代何楷《诗经世本古义》卷十九：“陆玑以为：‘栲今山楸也，皮叶白色亦白，材理好，宜为车板，宜阳共北山多有之。’按《尔雅》云：‘栲，山榎。’又云：‘柚，条。’是则山榎名栲，条自名柚，无缘以栲为条也。然以条为柚，亦未足信。《列子》曰：‘吴楚之国有大木焉，其名为柚，食其皮汁，已愤厥之疾。齐州珍之，渡淮而北而化为枳也。故曰：橘柚有乡，萑蒲有丛。又曰：橘柚凋于北徙，若榴郁于东移也。’据此柚不北徙，则终南不宜有之矣。”清代胡承珙《毛诗后笺》卷十一：“何氏《古义》曰：‘《尔雅》：「栲，山榎。」又云「柚，条。」是则条自名柚，无缘以栲为条。’段氏《诗小学》谓《毛传》条栲与《尔雅》柚条异，此皆不知传非训条为栲，盖以栲为条之假借字也。马元伯曰：‘《尔雅》柚条即栲条之异文，故传知条即为栲。以《说文》引《诗》右抽作右搯证，由、留古字通用，

且斥郭注以柚条为橘柚之非。’承珙案：郭景纯柚条之注原本《说文》不误，毛以条为稻借，必知非柚条之条者。自以橘柚非终南所宜耳，古字攸声、舀声同音假借，《论语》滔滔者，郑本作悠悠，是其证例。《正义》引孙炎注《尔雅》于‘稻，山榎’下引《诗》‘有条有梅’，可谓深通毛义矣。”清代焦循《毛诗补疏》卷三：“循按：《尔雅·释木》云：‘柚，条。’《说文》亦云：‘柚，条也，似橙而酢。’《夏书》曰：‘厥包橘柚。’《毛传》作稻，以诗考之，诗为《秦风》，宜咏其土地所出，柚贡于扬州，渡淮而北，即化为枳，见《列子·汤问》篇，作‘稻’为是。又以《说文》考之，古由、舀二字相通，《郑风》‘左旋右抽’，《说文·手部》引之作‘左旋右稻’，然则从舀、从由本可相通。《广雅》：‘迪，蹈也。’蹈足从舀，迪辵从由，二字为训，亦一证矣。《说文》无‘稻’而有‘柚’，‘柚’即‘稻’也。别有‘櫛’字，《列子·汤问》篇言柚之状而字正作櫛，然则橘柚之‘柚’宜作‘櫛’，而条柚之‘柚’即‘稻’字，条稻犹条柚也。《说文》以昆仑河隅之长木训‘櫛’，以似橙味酢系‘柚’字下，又引《禹贡》橘柚，为不可通于稻。或曰稻柚既相通，则曷不以《毛传》之‘稻’为橘柚之‘柚’如《埤雅》人君道化之说？（《埤雅》云：‘柚渡淮而为枳，梅变而成杏。今终南之所生，有条有梅，而材实成焉。山之所以美化乃在乎此，以譬则人君以道化也。’）然‘条’为橘柚，是必‘梅’为英梅，今《传》训‘梅’为枏，则毛义自以‘稻’释‘条’不作橘柚解也。《诗》言梅者四，《召南》、《小雅》皆无传，此与《陈风》皆训枏。《召南》‘其实七’‘其实三’，《小雅》与栗并称嘉卉，则豆实干蓀之梅，《说文》‘某，

酸果也’是也。《说文》梅、柟二字互训，《史记·司马相如传》注云：

‘柟，叶似桑。’颜师古注《汉书》云：‘柟，今所谓楠木是也。’陆玑《疏》于‘摽有梅’言：‘杏类，暴干为腊，置羹臠齏中。’于‘有条有梅’言：‘皮叶似豫章，荆州人曰梅。’分别甚明，郭璞注‘梅，柟’云：‘似杏，实酢。’此直以荐豆和羹之实为柟木实矣。《南山经》：‘虢勺之山，其上多梓柟。’郭璞注云：‘柟，大木，叶似桑，今作楠。《尔雅》以为梅。’此是也，注尔雅误耳。《说文》以似橙而酢属诸柚条，与郭璞以似杏实酢属诸梅柟，其误同矣。”三说虽然各有不同，但皆辨《终南》的“条”并非柚子。《尔雅·释木》：“柚，条。”郭璞注：“似橙，实酢。生江南。”郝懿行《义疏》：“《说文》：‘柚，条也。似橙而酢。’引《书》‘厥苞橘柚’。通作‘櫛’。《中山经》云‘荆山多橘櫛’，郭注：‘櫛似橘而大也，皮摩味酸。’云‘似橙’者，《释文》引吕忱云：‘橙，橘属。’《上林赋》云：‘黄甘橙楸。’《广雅》云：‘柚，楸也。’楸、柚、条，古音俱相近，因以为名。橘、柚皆生江南，踰淮而化为枳。”同样说明淮北无柚。验于先秦文献，《尚书·禹贡》和《山海经》的《山经》部分大致成文于春秋前期、后期左右，皆与《秦风·终南》的成文时间相近，而《禹贡》与《西山经》皆未记录陕西有柚。与此相对，《禹贡》于扬州言“厥包橘柚”，《山海经》于《中次八经·景山》言“多橘櫛”，又于《中次九经·贾超之山》、《中次十二经·洞庭之山》皆言“其木多柟栗橘櫛”，是可证《终南》成文时期秦岭地区并无野生柚，橘柚皆生江淮，而之所以会存在这个情况，则是因为柚子不耐低温，据《华南主要经济树林》：“柚喜温暖湿润气候，年平均温

度 17°C 以上，冬季无严寒，最低温度不超过零下 5°C 最适宜。降雨量 1,500 毫米左右，分布较均匀，空气湿度大，是柚生长的最适条件。土壤以肥沃、疏松、排水良好的中性或微酸性沙壤、粘壤、沙质壤土或沿河一带的冲积土为适宜。在酸性粘土上生长不良。”<sup>7</sup>陕西秦岭渭河地区冬季气温明显不符合柚子的生长条件，《秦风·蒹葭》“白露为霜”句即说明彼时该地区至秋季就已经会降温至零度以下，《陕西树木志·芸香科·柑桔属》也言“我国产的以及引进栽培的约 14 种分布中心在华中区和华南区，陕西多系栽培。”<sup>8</sup>故可知安大简的“柚”当非指现代植物学芸香科的柚子，整理者注所说“此处本当作「柚」，与下文「梅」正相对”不确。但焦循所说“然则橘柚之‘柚’宜作‘櫛’，而条柚之‘柚’即‘榘’字”由安大简可证，其说亦不确，且《山海经·西次三经》：“槐江之山……其阴多榘木之有若。”郭璞注：“榘木，大木也；言其上复生若木。大木之奇灵者为若，见《尸子》。《国语》曰：‘榘木不生华。’也。”郝懿行《笺疏》：“懿行案：‘花’当为‘危’，字形之讹也。郭引《国语》者，《晋语》文，榘当为櫛，《说文》云：‘櫛，昆仑河隅之长木也。’即谓此，省作繇，《穆天子传》云：‘天子乃钓于河，以观姑繇之木。’郭注云：‘姑繇，大木也。’又省作榘，故韦昭《晋语》注云：‘榘木，大木也。’《大荒西经》云：‘有榘山。’郭注云：‘此山多榘木，因名云。’《玉篇》亦云：‘榘，木名。’又通作瑶，故《楚词·哀时命》云：‘攀瑶木之榘枝。’王逸注云：‘言已既登

---

<sup>7</sup> 《华南主要经济树林》第 185 页，北京：农业出版社，1976 年 3 月。

<sup>8</sup> 《陕西树木志》619 页，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1990 年 3 月。



昆仑，复欲引玉树之枝。’知此经古本或作瑶木也。”郭注所引《国语》见《晋语八》，郝懿行疏所引《穆天子传》为卷六之文。由以上内容可见槐江之山、昆仑河隅、嵯山等地皆多生嵯木，郭璞为《山海经》、《穆天子传》、《尔雅》皆作过注，对诸书自然非常了解，而于诸书之注中，皆只以嵯木为大木，而不言嵯木即柚，可证郭璞于二者区分甚严，“嵯”、“柚”虽通，但名为“嵯”的植物于先秦却并非只有一种。至此，就回到了何楷所指出的《尔雅》与《毛传》的差别，即为什么《尔雅》以“条”训“柚”而《毛传》以“嵯”训“条”。《诗经·唐风·椒聊》：“椒聊且，远条且。”毛传：“条，长也。”是条木即长木，所以《说文》言“嵯，昆仑河隅之长木也。”另一方面，《尔雅·释诂》：“夏，大也。”《方言》卷一：“自关而西秦晋之间，凡物之壮大者而爱伟之谓之夏，周郑之间谓之嘏。”嘏、姑同为见母鱼部，夏则是匣母鱼部，所以姑繇之木也即夏木、大木。这说明被注谓大木、长木的“嵯”应该比普通树木长大，所以才得特称。芸香科柚子通常不过数米高，最高不过十米，并不具备比普通树木更为长大的特征。《礼记·学记》：“夏、楚二物，收其威也。”郑玄注：“夏，嵯也。楚，荆也。”《尔雅·释木》：“嵯，山榲。”郭璞注：“今之山楸。”邢昺疏：“李巡云：‘山榲，一名嵯。’郭云：‘今之山楸。’《诗·秦风》云：‘终南何有，有条有梅。’陆机《疏》云：‘嵯，今山楸也，亦如下田楸耳。皮叶白，色亦白。材理好，宜为车板。能湿，又可为棺木。宜阳共北山多有之也。’”郝懿行《义疏》：“《释文》：‘榲，古雅反。舍人本又作榲。’《诗·终南》正义引李巡曰：‘山榲，一名嵯。’孙炎曰：‘《诗》云有条有梅，

条，槁也。’义本《毛传》。‘条、槁’双声迭韵，故古字通。榎，通作‘夏’。《学记》云：‘夏、楚二物’，郑注：‘夏，槁也。’……余见下文‘榎，楸’。”《尔雅·释木》：“槐，小叶曰榎。大而皴，楸；小而皴，榎。”郭璞注：“槐当为楸。楸细叶者为榎，老乃皮粗皴者为楸，小而皮粗皴者为榎。《左传》曰：使择美榎。”邢昺疏：“别楸、榎之异也。楸之小叶者名榎。樊光云：‘大者，老也，皴，措皮也，谓树老而皮粗皴者为楸。小，少也，树小而皮粗皴者为榎。’案襄二年：‘夏，齐姜薨。初，穆姜使择美榎，以自为棗与颂琴，季文子取以葬。’是其事也。”郝懿行《义疏》：“《说文》：‘楸，梓也。’‘檟，楸也。’引《春秋传》曰：‘树六檟于蒲圃。’《襄四年传》文。‘榎’与‘檟’同，字之或体。楸、檟同物异名，小叶者名檟，即知大叶者名楸，今则通名小叶为‘楸’，大叶如桐叶者为‘檟楸’矣。楸，借作‘萩’，《左襄十八年传》‘伐雍门之萩’，《史记·货殖传》‘河济之间千树萩，其人与千户侯等’，皆以‘萩’为‘楸’也。”《尔雅·释木》：“椅，梓。”郭璞注：“即楸。”邢昺疏：“别二名也。郭云：‘即楸’。《诗·邶风》云：‘椅桐梓漆。’陆机《疏》云：‘梓者，楸之疏理白色而生子者为梓。梓实桐皮曰椅。则大类同而小别也。’”郝懿行《义疏》：“《说文》：‘椅，梓也。’又云：‘贾侍中说椅即椅，木可作琴。’是椅、椅同。《诗》：‘椅桐梓漆。’传云：‘椅，梓属。’似为二物，实则楸也、檟也、椅也、梓也，皆同类而异名。故《诗》正义引舍人曰：‘梓，一名椅。’郭云：‘即楸’也，陆玕云：‘楸之疏理白色而生子者为梓，梓实桐皮曰椅，则大类同而小别也。’《齐民要术》云：‘楸、梓二木相类，白色

有角者名为梓，似楸有角者名为角楸，或名子楸，黄色无子者为柳楸，世人见其色黄，呼为荆黄楸也。’按：椅木有美文，故庾信赋云：‘青牛文梓。’《尸子》云：‘荆有长松文椅。’是椅、梓同矣。”可见古人以楸、桤、椅、梓为同一大类中略有差异的植物，《陕西树木志·紫葳科》列有梓树属植物三种及一个变种，分别为：1、高达 15 米的梓树，眉县和太白县有野生；2、高达 22 米的灰楸，陕西产凤县辛家海、长安县南五台、眉县太白山、宝鸡县、黄龙县黄龙山、宁陕县、户县等地；3、高达 26 米的滇楸，陕西产旬阳县甘溪乡、安康县火石岩；4、高达 12 米的楸树，陕西咸阳县和眉县有野生。<sup>9</sup>以高度、稀有度和木纹精美度推论，则“櫪”、“椅”很可能都是指滇楸。前引邢昺疏已提到《左传·襄公二年》：“夏，齐姜薨。初，穆姜使择美桤，以自为椁与颂琴。”《礼记·檀弓》：“天子之棺四重；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柩棺一，梓棺二，四者皆周。”而《山海经·大荒西经》：“有芒山。有桂山。有摇山，其上有人，号曰太子长琴。颛顼生老童，老童生祝融，祝融生太子长琴，是处摇山，始作乐风。”郭璞注：“此山多桂及摇木，因名云耳。”《说文·木部》：“櫪，木櫪施。从木旖声。贾侍中说，櫪即椅木，可作琴。”明代张大命《太古正音琴经》卷一引《琴疏》曰：“祝融取摇山之梓作琴，弹之有异声，能致五色鸟，舞于庭中。琴之至宝者：一曰皇来，二曰鸾来，三曰凤来。故生长子即名曰琴。”明代董斯张《广博物志》卷三十四引《古琴录》：“祝融取摇山之梓作琴，弹之有异声，能致五色鸟，舞于庭中。琴之至宝者：一曰凰来，二曰

---

<sup>9</sup> 《陕西树木志》第 1074~1078 页，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1990 年 3 月。

鸾来，三曰凤来。”又同样可证嵯山之木适合作琴，此木或作梓、或作椋，而据郭璞注，嵯山的得名就是因为多嵯木，所以可知嵯木适合作琴与《左传》的“美椋”相合。《说文·木部》：“椋，棺也。从木亲声。《春秋传》曰：士舆椋。”林贻绵《对战国古墓棺槨木材的鉴定》文对1984年江西考古队在高安县师范学校发掘战国古墓中的椋木进行了鉴定，言“鉴定为紫葳科 *Bignoniaceae* 的滇楸（别名梓木）*catalpa duclouxii* Dode.”<sup>10</sup>又《中国木材志·紫葳科·滇楸》：“古人制琴以泡桐属的木材做面板，梓树属的木材做背板，故云‘桐天梓地’。宅旁种植桑树、梓树，以为生养死葬之用，所以称故乡为‘桑梓’。我国封建专制时代，帝王的棺材即称‘梓宫’，用梓属木材制成。1972年在长沙马王堆发掘西汉古墓一座，据考古学家证明距今已有2,100多年，其一、二、三、四棺所用的木材经鉴定即系本属的一种，保存十分完好，无任何腐朽象征。”<sup>11</sup>也可证以滇楸为琴、为棺椋之说。郭璞《山海经图赞》：“嵯惟灵树，爰生若木。重根增驾，流光旁烛。食之灵化，荣名仙录。”以嵯为灵树，《吕氏春秋·本味》：“菜之美者，昆仑之蘋，寿木之华。”高诱注：“寿木，昆仑山上木也；华，实也；食其实者不死，故曰寿木。”“寿”与“槁”、“条”、“柚”同为幽部字，且“寿”与“滔”相通<sup>12</sup>，“寿”与“攸”亦可相通，如马王堆帛书《十六经·三禁》：“天道寿寿”，整理者注即言：“疑读为悠悠，远意。”<sup>13</sup>所以《本味》所称“寿木”明显即《山经》的“嵯木”。由此可知，无论读为

<sup>10</sup> 《江西农业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第105页。

<sup>11</sup> 《中国木材志》第152页，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1992年3月。

<sup>12</sup> 参《古字通假会典》第782页“翻与滔”条，济南：齐鲁书社，1989年7月。

<sup>13</sup> 《马王堆汉墓帛书（壹）》第74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3月。

“槁”、“条”、“柚”，《终南》此处实际上都是谐音“寿”义，《诗经》中有很多谐音寓意的情況，此点笔者多篇安大简《邦风》解析文章已言。“槁”字于先秦文献未见用例，《说文》也不收此字，故推测《诗经》原始版本中对应于《毛诗》“条”字和安大简“柚”字的字很可能本是“槁”、“櫛”或“繇”字，“繇”、“由”相通，“繇”、“攸”亦相通<sup>14</sup>，所以才演化为《毛诗》作“条”字而安大简作“柚”。《毛诗》的“梅”字，《毛传》言：“梅，栭也。”宋代舒岳祥《阆风集》卷十一：“窃意‘栭’之所以名‘梅’，乃字形之相类，转‘栭’为‘梅’耳。‘栭’字之所以作‘楠’者，亦以字形之相类，转‘栭’为‘楠’耳。‘栭’正文也，‘楠’俗字也。故栭木之‘栭’可以为‘梅’而梅实之‘梅’不可以为‘栭’也。钱氏谓‘终南何有，有条有梅’，‘梅’当作‘枚’字，声之误，枝小曰条，干小曰枚，与《汝坟》之‘伐其条枚’《旱麓》之‘施于条枚’音义正同。予谓此说，似新而实疏。以文势观之，谓终南之木‘有条有枚’则可，谓终南所有‘有条有枚’则不可。条枚之细，何地无之，必以此为终南之盛耶？今浙江有苦条木，其木条长而叶涩，可以磨洗鱼枕，安知秦地无此木耶？不可谓木无以‘条’名者而改‘梅’作‘枚’以从其说也。毛氏曰：‘条，槁也。’案字书：‘槁，榎也。榎，楸也，楸，文梓也。’如其说，是亦木之美大者也。”是宋代另有以“梅当作枚”之说，持此说的“钱氏”疑即钱宏，其以“梅当作枚”确实有版本依据，《文选》所收班固《西都赋》、沈约《钟山诗应西阳王教》李善注引《毛诗》即作“枚”，唐

---

<sup>14</sup> 《古字通假会典》第714页“遥与悠”条、第716页“繇与悠”条，济南：齐鲁书社，1989年7月。

代柳宗元《河东先生集》卷五《终南山祠堂碑》、《太平御览》卷三十八、宋代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二十五、宋代王洙《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卷二十四、宋代任渊《山谷内集诗注·别集卷下》、宋代宋敏求《长安志》卷十一、宋代魏仲举《五百家注昌黎文集》卷五引《诗》亦作“枚”，但读“梅”为“枚”，舒岳祥已指出文义不恰，所说当是，且“枚”非之部字，这样读必然会失韵，下文“杞”、“棠”为具体植物，则“条”、“枚”自然不当是“枝小曰条，干小曰枚”，故钱氏说当误，“梅”书为“枚”应只是唐宋之时的一种讹误。而由安大简《终南》整理者注所言“此处本当作「柚」，与下文「梅」正相对”可见，安大简《终南》整理者则很可能是将安大简的“某”理解为了现代植物学中蔷薇科杏属的梅树，笔者《安大简〈邦风·召南·摽有梅〉解析》已提到：“据《中国作物遗传资源》：‘野梅分布以西南山区为中心，尤以云南、四川省为最。……除西南地区以外，野梅还分布于我国鄂南、赣北、皖南、浙江、福建、广东等 10 余省（自治区）山地。’<sup>15</sup>可见野生梅树并非遍产中原，而只是西南地区才为原产地，长江以南各地也有分布。与此相应，《山海经》记录梅树产地也很少，《山海经·中次八经》：‘灵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青腹，其木多桃李梅杏。’《山海经·中次九经》：‘岷山，江水出焉，东北流注于海……其木多梅棠。’同样是仅南方、西南个别地区产梅，这说明春秋时期整个中原地区当皆无野生梅树，《召南》所在的蔡地及周边自然也并不产梅。”

---

<sup>15</sup> 《中国作物遗传资源》第 1010 页，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4 年 9 月。

<sup>16</sup>先秦文献中涉及“梅”的材料并不多，《诗经·曹风·鸣鸠》和《诗经·陈风·墓门》中的“梅”皆当是“莓”，此点笔者《安大简〈邦风·召南·摽有梅〉解析》已指出。《诗经·小雅·四月》言“滔滔江汉，南国之纪”可证其所取背景为南土，所以《四月》中的“梅”非在中原。《夏小正》称汉称淮，言九月树麦，说明《夏小正》也是成文于南土，文中的王似当为楚王，故《夏小正》中的“梅”同样非在中原。《春秋·僖公三十三年》记十二月“陨霜不杀草，李梅实。”对比其他文献中经常是桃李并举，则该条记载中的李、梅并举非常可能只是苑囿栽培植物，所以同样不能证明鲁地有野生梅树。考虑到这些情况，则《终南》整理者以“某”读“梅”并在注中所表现出的理解其为现代植物学中蔷薇科李属之梅自然是完全没有任何根据的。与整理者的理解相比，《毛传》的训“梅”为“桹”从若干方面讲都更为可取。首先，《山海经·西山经》部分多有“桹”的记录，如“石脆之山，其木多桹桹”、“天帝之山，上多桹桹”、“翠山，其上多桹桹”、“底阳之山，其木多桹桹豫章”、“符惕之山。其上多桹桹”，又据《陕西树木志·樟科·山楠》：“常绿乔木，高达 16 米……陕西产旬阳县公馆乡三里峡（海拔 1000 米）。材质致密，具香气，淡褐色，性耐久，易施工，为高档家具和建筑、造船等良材。”<sup>17</sup>山楠与前文提到的滇楸现在同产于陕西旬阳县，可以对应于《终南》诗中“桹”、“某”共举，说明《终南》所记“桹”、“某”对应滇楸和楠树完全合于秦岭地区的

---

<sup>16</sup> 中国先秦史网站：<http://www.xianqin.tk/2020/06/14/978/>，2020年6月14日。

<sup>17</sup> 《陕西树木志》第304、305页，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1990年3月。

植被环境，从近三千年前至现在，也只是生存环境南退了一百多公里而已。与此相对，《陕西树木志》蔷薇科李属则没有列梅，可见至现在陕西地区也并无野生梅树。其次，如前引《陕西树木志》可见，滇楸和楠树同为高大乔木，且皆为良材，故二者可于诗中并言，梅树则古代罕闻以为材用。最关键点在于，楠木与楸梓一样是古代主要的寿木选材，宋代罗愿《爾雅翼》卷十一“栲”：“栲，大木也，可以为舟，又可以为棺，故古称榱栲豫章，以为良木之类。”王崇礼《楚国土木工程研究》：“据文献记载梓木是国古代最为高等的木材，一般被上层统治阶级所占用。在楚地现已知用梓木者，可见湖北随县曾侯乙墓椁与外棺。墓主原属曾国的国君，后归并于楚，其位之高，以梓木为葬具也是符合文献记载的。从现有的考古资料看，上自楚国封君，下到庶民墓多选用楨楠木为葬具，说明楨楠在楚地不仅盛产，而且是南方树种中的上等建筑材料。现有的资料也可说明这一点：楨楠木属于常绿性的大乔木，生长高度可达 35 米，直径也达 35 厘米左右。今日，楚故地的湖南、四川、云南、贵州等省地仍见生长。这样，就为楚人用楨楠作建材具备了条件#因此，直至明清南方的大型木构建筑之上多见用楨楠作构件。”<sup>18</sup>潘彪，翟胜丞，樊昌生《李洲坳东周古墓棺木用材树种鉴定及材性分析》：“通过对李洲坳东周古墓 47 具棺木进行现场取样鉴定，发现除编号 G44 棺木树种为楠木(*Phoebe sp.*)，其余均为杉木(*Cunninghamia lanceolata*)。”<sup>19</sup>《北京大葆台汉墓》附录二《大

---

<sup>18</sup> 《楚国土木工程研究》第 234 页，武汉：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 年 10 月。

<sup>19</sup> 南京林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第 37 卷第 3 期，2013 年 5 月。



葆台墓葬木结构及棺槨木材的鉴定》：“外槨（槨）外棺，云纹漆床为楸木（*Catalpa bungei* C·A·mey）……内棺、内槨、卷云纹漆板为楠木（*Phoebe nanmu*）”<sup>20</sup>皆可证。因为楸、楠树龄都很长，且成材不易朽腐，所以可寓意长年。以此缘故，《终南》整理者仅因安大简作“某”，就认为当理解“此处本当作「柚」，与下文「梅」正相对”如前文所言当不确。“某”为明母之部，“眉”为明母脂部，之脂密近，所以与前文“柚”谐音“寿”类似，此处的“某”很可能是谐音“眉”，清代王引之《经义述闻·春秋名字解诂上》：“《方言》曰：‘眉，老也。东齐曰眉。’《尔雅》曰：‘老，寿也。’眉训为老，老训为寿，则眉与寿同意，故古之颂祷者皆曰眉寿。凡经言以介眉寿（《豳风·七月》）、遐不眉寿（《小雅·南山有台》）、绥我眉寿（《周颂·雍》）、眉寿无有害、眉寿保鲁（《鲁颂，闷宫》），眉寿万年（《士冠礼》），眉亦寿也，眉寿犹言耆寿（《文侯之命》），老寿（昭二十年《左传》），寿考（《召诰》。”故“柚”、“某”谐音“寿”、“眉”正有祝愿长寿义。

君子至之〔三〕，綵（錦）衣𧣾（狐）裘〔四〕。

整理者注〔三〕：“君子至之：《毛诗》作「君子至止」。于省吾云：「凡《诗经》中用作指示代词和语末助词之『止』，即古文『之』字，后世有的传本均讹作『止』。」（参于省吾《泽螺居诗经新证》第二九一至一九二页）或说简本此即「止」字。”<sup>21</sup>“君子至止”句又见于《诗

<sup>20</sup> 《北京大葆台汉墓》第111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12月。

<sup>21</sup> 《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一）》第108页，上海：中西书局；2019年8月。

经·小雅》的《瞻彼洛矣》、《庭燎》二篇，由于省吾《泽螺居诗经新证》之说及安大简作“之”可知，这两篇的“君子至止”也皆当读为“君子至之”，于此即可见《秦风》与《小雅》诗句的相似性。如前文解析内容所言，南山是长寿象征，终南山尤其存在与仙人、长寿有关的传说，故秦穆公至终南山庆寿，群臣贺之，盖正是《终南》诗的成文背景，《瞻彼洛矣》中言“君子万年，保其家室。……君子万年，保其家邦。”其祝福义也正与《终南》相仿佛。

整理者注〔四〕：“綵衣<sup>鼠</sup>裘：《毛诗》作「锦衣狐裘」。「綵」「锦」均从「金」得声，谐声可通。「<sup>鼠</sup>」，「狐」之异体。”<sup>22</sup>毛传言：“锦衣，采色也。狐裘，朝廷之服。”郑笺云：“诸侯狐裘，锦衣以裼之。”但终南山非雍城，《毛传》所说皆想当然尔，宋代陆佃《埤雅·释兽·狐》：“《终南》一章曰‘锦衣狐裘’，二章曰‘黻衣绣裳’，‘锦衣狐裘’言燕服也，‘黻衣绣裳’言祭服也。”清代郭嵩焘《礼记质疑》卷十三：“‘锦衣狐裘’，通冕服、燕服言之。”即皆不从《毛传》。孔疏已引《礼记·玉藻》：“锦衣狐裘，诸侯之服也。”所以《终南》的“锦衣狐裘”当只表明“君子”即秦君，而与《毛传》所言“锦衣，采色也。狐裘，朝廷之服”云云完全无关。《夏小正》九月“王始裘。”《国语·周语中》：“故先王之教曰：雨毕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草木节解而备藏，陨霜而冬裘具。”《吕氏春秋·孟冬纪》“是月也，天子始裘。”故《终南》诗的成文时间很有可能就是在冬季。

---

<sup>22</sup> 《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一）》第108页，上海：中西书局；2019年8月。

𡗗（顏）女（如）渥庶（赭）〔五〕，元（其）君也才（哉）〔六〕。

整理者注〔五〕：“𡗗女渥庶：《毛诗》作「颜如渥丹」。「𡗗」，从「色」，「彦」省声，「颜」之异体。亦见于《上博五·鬼》简八、《清华壹·祭公》简一八。「女」，读为「如」。「庶」，简文作「𡗗」，与简三四「求我庶士」之「𡗗」同。《释文》：「《韩诗》作『泔』。泔，赭也。」王先谦云：「《韩诗外传》二引《诗》『颜如渥赭，其君也哉。』」（《诗三家义集疏》第四五一页《韩诗》「泔」当渊源有自。简文「庶」，读为「赭」。典籍中「诸」「柘」古通，可资旁证（参《古字通假会典》第八九七页）。「赭」，赤红如赭土的颜料。《诗·邶风·简兮》：「赫如渥赭。」郑笺：「硕人容色赫然，如厚傅丹。」<sup>23</sup>清代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卷十二：“《邶风》：‘赫如渥赭。’笺：‘赭，丹也。’此诗《释文》引《韩诗》作‘泔’，云：‘泔，赭也。’泔与赭音义同，是知此诗毛本作渥赭，故《韩诗》得通作泔，《笺》：‘颜色如厚渍之丹。’亦以丹释《经》赭字，非必《经》原作丹也。后人据《笺》以改《经》，遂误作渥丹耳。《释文》云：‘丹，如字。《韩诗》作泔。’则陆氏所见经本已误。”据《笺》改《经》的说法非常难以理解，盖只是马瑞辰为维护《毛诗》而主观立说。清代陈奂《诗毛氏传疏》卷十一：“渥丹，丹字疑误，当同《简兮》作渥赭，《释文》引《韩诗》作泔，云：‘泔，赭也。’赭、泔声通，若作丹则声不通矣。今《韩诗外传》引《诗》‘颜如渥赭’或后人依《毛诗》改之也。《简兮》传云：‘渥，厚也。’笺云：‘渥，厚渍也。’颜色如厚渍之丹，言赤而泽也。‘其君也哉’仪貌

<sup>23</sup> 《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一）》第108页，上海：中西书局；2019年8月。

尊严也。”《韩诗》未见得只有一种版本，依《毛诗》改只会改为“丹”而非“赭”，故“今《韩诗外传》引《诗》‘颜如渥赭’或后人依《毛诗》改之也”仍然只是一种猜测。相对于安大简的“庶”字，笔者认为，或可考虑原始的《诗经》版本此字作“石”，安大简抄本加火形变为“庶”，《韩诗》加水旁成为“灈”，《毛诗》所据本则“石”字下部的“口”形磨损，才被误认作是“丹”字。

整理者注〔六〕：“亓君也才：《毛诗》作「其君也哉」。「也」，汉石经作「施」。「才」，读为「哉」。”<sup>24</sup>笔者在《安大简〈邦风·周南·樛木〉解析》已提到：“虚词“也”和泛称的“君子”皆不见于甲骨文及西周金文，虚词“也”先秦文献中最早见于《诗经·商颂·长发》：

“允也天子，降予卿士。”笔者《先秦文献分期分域研究之二 实词篇（一）》<sup>25</sup>分析《商颂》约成文于春秋初期后段，正对应前文解析内容所言“可大致推测《樛木》的成文时间约即在春秋初期后段至春秋前期的时间范围内。”可见《樛木》也不会是西周诗篇，春秋初期后段当即《樛木》篇的成文时间上限。”<sup>26</sup>同理可知《终南》成文也不会早于春秋初期后段，所以《毛序》以为此诗成于秦襄公时明显不确。

◎亓(終)南【五十】〔可(何)又= (有,有)紀〕又(有)棠〔七〕。

整理者注〔七〕：“亓南〔可又=紀〕又棠：《毛诗》作「终南何有，有纪有堂」。简文残，据《毛诗》补。「棠」，《白帖》五引《诗》

<sup>24</sup> 《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一）》第109页，上海：中西书局；2019年8月。

<sup>25</sup> 中国先秦史网站：<http://www.xianqin.tk/2016/07/03/345/>，2016年7月3日。

<sup>26</sup> 中国先秦史网站：<http://www.xianqin.tk/2019/10/13/810/>，2019年10月13日。

「有杞有棠」，王引之云：「考《白帖·终南山类》引《诗》正作『有杞有棠』。唐时齐、鲁《诗》皆亡，唯《韩诗》尚存，则所引盖《韩诗》也。」（参袁梅《诗经异文汇考辨证》第二一三页）<sup>27</sup>整理者既然已见安大简作“棠”而非为《毛诗》的“堂”，自然当按王引之所言《白孔六帖·终南山类》引《诗》补为“可又=杞”，然而整理者却仍补为“可又=纪”且注言“简文残，据《毛诗》补”，这大盖只是以《毛诗》为所谓正统的主观意识使然。安大简每每用字与三家诗更为相近，此点笔者各篇安大简解析文章已多次指出。安大简版本早于《毛诗》，在没有坚强证据的情况下强行以安大简牵合《毛诗》，显然是不适宜的。宋代魏仲举《增广百家补注唐柳先生文集》注柳宗元《终南山祠堂碑》：“纪堂条枚，秦风咏焉”句言：“他本或作‘杞棠条枚’，或作‘祀堂条枚’，皆误。”宋代廖莹中辑注《河东先生集》、韩醇《诂训柳先生文集》观点相同，这个情况其实侧面说明柳宗元《终南山祠堂碑》很可能原即作“杞棠条枚”，后有人据《毛诗》而改作“纪堂条枚”者，才导致宋代作“纪堂条枚”的版本更为流行，其主观心理因素盖如前面所推测安大简《终南》整理者补字心理。据《神农本草经》：“枸杞，味苦寒。主五内邪气热中、消渴、周痹。久服坚筋骨，轻身不老。”宋代苏轼《苏文忠公全集》卷三《桃花源》：“蜀青城山老人村，有五世孙者，道极险远。生不识盐醎，而溪中多枸杞，根如龙蛇，饮其水，故寿。近岁道稍通渐，能致五味，而寿益衰。”宋代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十一：“及兴唐观基山林，赐女道士王道真仍樵

---

<sup>27</sup> 《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一）》第109页，上海：中西书局；2019年8月。

采。道真絕粒岁久，景德中尝召见，献枸杞树，自言相传四百年矣，愿至尊采撷服饵，用资上寿，上特优礼焉。”皆可证古人认为枸杞有延年益寿的功效，所以《终南》言“杞”不为无故。王引之《经义述闻·毛诗上》“有纪有堂”条已言：“案《尔雅》曰：‘杜，赤棠；白者，棠，’杜赤棠，释诗《有杕之杜》；白者棠，正释有杞有棠也。”所说当是，笔者《安大简〈邦风·召南·甘棠〉解析》也已指出：“对于“甘棠”，《尔雅·释木》：“杜，甘棠。……杜，赤棠，白者棠。”郭璞注：“今之杜棠。”《毛传》照抄《尔雅》，言“甘棠，杜也。”《说文·木部》：“棠，牡曰棠，牝曰杜。”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甘棠：今棠梨，一名杜梨，赤棠也，与白棠同耳，但子有赤白美恶。子白色为白棠，甘棠也，少酢滑美；赤棠，子涩而酢无味，俗语云‘涩如杜’是也。赤棠木理韧，亦可以作弓干。”可见混淆盖即始于汉晋时期，而今人不查，竟多以为“现代植物学上仍统称为杜梨”，更是误上加误，这一点其实非常容易判断，据《辞海》：“杜梨（*Pyrus betulaefolia*）亦称‘棠梨’。蔷薇科。落叶乔木，枝常针刺。叶广卵形至短卵圆形，顶端渐尖，有尖锐锯齿。幼枝、叶柄、叶背和花序都被有毛茸。花白色，花柱2-3个。果实近球形，直径0.5-1厘米，褐色有斑点，味酸。耐旱，也耐湿。播种、根插或分株均易繁殖。黄河和长江流域各地野生极多。无食用价值，为我国栽培梨的优良砧木之。”<sup>28</sup>《陕西果树志·梨树志》：“杜梨……果实小，褐色，不能生食。”<sup>29</sup>皆明确可证现代生物



---

<sup>28</sup> 《辞海 生物分册（修订稿）》第24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12月。

<sup>29</sup> 《陕西果树志》第59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78年2月。

学中蔷薇科梨属的杜梨并非汉晋古籍所称“杜梨”，更绝无可能是《诗经》中的“甘棠。”<sup>30</sup>且不仅“甘棠”不会是蔷薇科梨属中又称棠梨的杜梨，而且古代所言“杜”、“棠”由陆玑《疏》即可见皆可以直接食用，很明显也都不会是“不能生食”的蔷薇科梨属杜梨。陆玑《疏》既言“子白色为白棠，……少酢滑美；赤棠，子涩而酢，无味，俗语云‘涩如杜’是也。”则不难判断，“杜”当即现代植物学中蔷薇科梨属的野生秋子梨，而“棠”则当即蔷薇科梨属的野生白梨，据《药用果品》记述，“白梨，又称雪梨，为落叶乔木，高达6~10米。果卵圆形，直径6~9厘米，外皮薄，黄白色，有斑点，果肉近白色，多汁，轻压即碎裂，味淡甜，内有核数粒。果实夏季成熟。本品味甘，性凉。”<sup>31</sup>“秋子梨，又称山梨，野梨。为乔木，高10~15米，叶片近圆形，边缘为有刺芒的尖锐锯齿。果近球形，直径2~8厘米，表面黄色或绿黄色，有香气。果实夏秋季成熟。本品味酸、涩、甘，性寒。”<sup>32</sup>已、久皆见母之部字，棠、长皆定母阳部字，故“杞”可谐音“久”，“棠”可谐音“长”，“有杞有棠”谐音寓意“长久”，与前面的“有柚有某”谐音寓意“眉寿”，皆为祝福长寿之意。

君子至之，**桐**（**綱**）衣**肅**（**繡**）上（**裳**）〔八〕。

整理者注〔八〕：“**桐**衣肅上：《毛诗》作「黻衣绣裳」。「**桐**」，李家浩分析为从「市」，「回」声，「綱」之异体。金文作「」「」等

<sup>30</sup> 中国先秦史网站：<http://www.xianqin.tk/2020/04/28/959/>，2020年4月28日。

<sup>31</sup> 《药用果品》第15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5月。

<sup>32</sup> 《药用果品》第51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5月。

形（参董莲池《新金文编》第六八一—二七九—六页，作家出版社二〇一一年），传世典籍或作「褻」「黻」「黻」等。《诗·卫风·硕人》「衣锦褻衣」，《列女传·母仪传·齐女傅母》引作「衣锦綯衣」。《礼记·中庸》「衣锦尚綯」，《尚书大传》作「衣锦尚黻」。《说文·衣部》：「褻，黻也。《诗》曰『衣锦褻衣』。示反古。」（参《古字通假会典》第五二至五三页）诗前章言「锦衣」，此章言「綯衣」，语意正相契合，故简文于义为长。「肃」「绣」谐声可通。简文「𠂔」，黄德宽疑为「上」字。上古音「上」「裳」皆属禅纽阳部，音同可通。或认为此字是「尚」之省，读为「裳」。<sup>33</sup>《礼记·玉藻》：“禫为綯，帛为褶。”清代黄以周《礼书通故》卷三：“郑玄云：「《士昏礼》『妇乘姆加景』，景之制盖如明衣，加之以为行道御尘，令衣鲜明也。景亦明也，今文作憬。」贾公彦云：‘以禫黻为之。’熊朋来云：‘景即褻、綯音讹也。注谓行道御尘，则此当作褻、綯。’褚寅亮云：‘庶人妻用锦，外加禫黻，其名曰褻，为文之太著也。士妻缁衣纁衽，不为文著，故外加者为景，转取鲜明之义。熊氏改景为褻綯，不必。’以周案：加景即尚綯，綯段借字。《说文》又引作苟，斥其物谓之苟，《说文》：‘苟，泉属。’名其衣谓之褻。《说文》：‘褻，苟衣也。’举其义谓之景，郑注加以‘御尘’，明景即褻也，又云‘令衣鲜明’，谓令中衣不染尘，明褻有称景之义，熊不必破字，褚说违失，陈用之以景为车衣，更谬。”所以綯衣是用以行道御尘，于此更可见前文“锦衣狐裘”非《毛传》所言“朝廷之服”，《毛序》所言“戒襄公也，能取周地，始为诸侯，受显服”更是

<sup>33</sup> 《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一）》第109页，上海：中西书局；2019年8月。



不知所谓。清代吴懋清《毛诗复古录》卷四“终南”：“此‘黻衣绣裳’，据《礼器》：‘诸侯黼，大夫黻’，故赐韩侯元袞及黼。黼领丹朱中衣为大夫僭服。此‘黻衣绣裳’，大夫赐黻冕，为大夫服无疑。”其解此诗为“燕飨晋公子世卿”全系于“黻”字，而现在安大简既然并不作“黻”，自然也可见《毛诗复古录》的诗说同样不能成立。

備（佩）玉倉 = （琤琤）〔九〕，壽𠂔（考）不忘〔一〇〕。

整理者注〔九〕：“备玉仓 =：《毛诗》作「佩玉将将」。上古音「备」属并纽职部，「佩」属并纽之部，音近可通。「仓 =」，当读作「琤琤」。《说文·玉部》：「琤，玉声也。」「仓」「将」二声系字典籍多相通。《诗·周颂·执竞》「磬莞将将」，《风俗通义》引作「鎗鎗」（参《古字通假会典》第三〇五页）。<sup>34</sup>《毛诗》“佩玉将将”句又见于《郑风·有女同车》，而《毛诗·小雅·庭燎》有“鸾声将将”，《毛诗·小雅·采芑》：“八鸾琤琤”，《毛诗·大雅》的《烝民》、《韩奕》作“八鸾锵锵”，《毛诗·商颂·列祖》作“八鸾鸛鸛”，宋代毛居正《增修互注礼部韵略》卷二：“锵，千羊切，铿锵，玉声，亦作琤。”元代戴侗《六书故》卷四：“锵，七羊切，金声锵然也，古通作将，又作琤。”清代陈奂《诗毛氏传疏》卷七《采芑》：“《传》：‘琤，珩声也。’《说文》：‘琤，玉声也。’凡言玉声，其字当作琤琤，今诗作将将，借字也。《楚辞》注引诗作锵锵，俗字，《终南》句同。《大戴礼》云：‘上车以和鸾为节，下车以佩玉为度。’《诗》言亲迎同车，正谓下车而行，鸣其佩玉将将然。”

<sup>34</sup> 《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一）》第109页，上海：中西书局；2019年8月。

故《传》云：‘鸣玉而后行也。’《竹竿》：‘佩玉之雝’，《传》：‘雝，行有节度。’是妇人佩玉亦行有节度矣。”所说是，《礼记·玉藻》：“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征角，左宫羽。趋以《采齐》，行以《肆夏》。周还中规，折还中矩。进则揖之，退则扬之。然后玉锵鸣也。故君子在车，则闻鸾和之声，行则鸣佩玉，是以非辟之心，无自入也。”故《终南》“佩玉琤琤”诗句即是在表现秦君的仪度。

整理者注〔一〇〕：“寿考不忘：《毛诗》作「寿考不亡」。《说文·老部》：「考，老也。从老省，丂声。」「丂」「考」谐声可通。四部丛刊本《毛诗》作「寿考不忘」，与简文同。”<sup>35</sup>“寿考不忘”句，又见于《诗经·小雅·蓼萧》和《仪礼·士冠礼》，清代王引之《经义述闻·毛诗上》“曷维其亡”条：“《绿衣》篇：‘心之忧矣，曷维其亡。’笺曰：‘亡之言忘也。’《小雅·沔水》篇：‘心之忧矣，不可弭忘。’正义曰：‘不可止而忘之。’《郑风·有女同车》篇：‘德音不忘’，笺曰：‘不忘者，后世传其道德。’《秦风·终南》篇、《小雅·蓼萧》篇并曰：‘寿考不忘’，《蓼萧》正义曰：‘使四海称颂之不忘也。’引之谨案：亡犹已也，作忘者假借字耳。（《管子·乘马》篇：‘今日不为，明日忘货。’《庄子·刻意》篇：‘无不忘也，无不有也。’《史记·孟尝君传》：‘所期物忘其中。’忘并与亡同。《汉书·武五子传》：‘臣闻子胥尽忠而忘其号，比干尽仁而遗其身。’颜师古注：‘忘，亡也。’《淮南·修务》篇：‘南荣畴耻圣道之独亡于己。’《贾子·劝学》篇‘亡’作‘忘’。）‘曷维其亡’犹言‘曷维其已’也，‘不可弭忘’犹言‘忧从中来不可断绝’

<sup>35</sup> 《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一）》第109页，上海：中西书局；2019年8月。

也，‘德音不忘’犹言‘德音不已’也，‘寿考不忘’犹言‘万寿无疆’也。《周语》曰：‘万年也者，令闻不忘之谓也。’亦谓令闻不已也。《汉书·贾山传》：‘功德立于后世而令闻不亡’，其字正作亡，解者皆失之。”由其说即可见，“‘寿考不忘’犹言‘万寿无疆’”，所以《终南》末句就是在祝福秦君长寿，这一点其实是很明显的。